

佛學半月刊

第五五五話電局書學佛號四五一路國恩海五 發行處



演講

成唯識論講義(續)

寄東述

(五) 釋論文

此論具有三分。初歸敬頌及次長行。是宗前敬彼分。云何世間及諸堪敬下。正釋本文。名依教廣成分。此論三分成立唯識下。是釋結顯分。

積首唯識性。滿分清淨者。我今釋彼說。利樂諸有情。

此初分中。先偈頌。皈敬福田。彰釋論因也。上二句歸敬福田。下二句敘釋論意。義積首謂以首至地。顯能敬相。但舉身業。義發意語。唯識性滿分清淨者。謂於唯識性滿淨及分淨之人。類所敬禮。唯識性略有二種。一者虛妄。即通計所執。二者真實。即圓成實。於前性所滿清淨。於後性所證清淨。又有二種。一者世俗。即依他起。二者勝義。即圓成實。於前性所滿清淨。於後性所得清淨。(微鑑無垢。二障都盡。說名清淨)如來證唯識理究竟圓極。名滿淨者。諸菩薩分證唯識真如自性覺未開明。名分淨者。即指唯識本釋二師。本謂如來。釋謂顯主也。所以歸敬者。示學有本。及求加被也。我即安慧自指。今即釋論時分。釋謂解釋。開演之義。彼謂世親。說即本願。三十伽陀世親所造。名爲彼說。意顯我今釋彼世親所說三十唯識。令法久住也。

衆生有此情識故名有情。以別於草木等無情也。利謂利益。樂謂安樂。其中有現後。礙難。拔與。福智。及世出世。大小果等。差別。今釋此論令法不滅。爲與有情此利樂故。總之。令法久住濟諸含識。即是自利利他。由有智德恩德。生大智大悲。此爲道釋之意也。

今造此論。爲於二空有迷謬者。生正解故。生解。爲斷二重障故。由我法執。二障具生。若證二空。彼障隨斷。斷障。爲得二勝果故。由斷煩惱煩惱障。證真解脫。由斷解障所知障故。得大菩提。

此下長行。爲摧邪顯理明造論意也。有三節。此節是安慧師文。顯悟斷得果也。初顯悟文。謂爲令於彼二空真如有迷謬者生正解故。製斯論也。二爲生法(我法)。不執爲有曰空。智緣空起爲所由門。顯二真如。名二空理。理體雖有。離有離空。非性是空。說爲二空。說爲二空。從能顯說。一切異生諸外道等此愚疑類。彼於二空全不解了曰迷。諸外獨覺及惡取空。邪解空理分有智故曰謬。蓋不解邪解。合名迷謬也。正解體通無漏真智及有漏智不迷謬者。即令迷者解生。謬者正解。謂於生法二空所顯實性(真如)不迷謬也。

次顯斷文。爲何須令生解。爲斷二重障故。二障爲煩惱障所知障。二障難斷。令有情長處生死。其過甚重。故曰重障。戒即指生法二執。以二執在二障中爲根本故。較餘障爲重也。障謂覆礙。覆所知境令智不生。礙大涅槃令不顯證。故名所知障。煩惱障也。以執

主編者 佛學半月刊社

地址 上海膠州路十一弄廿號

上海恩圖路佛學書局發行

全年二十四期定價三元

郵費外加不連郵件可作信寄

第十二卷十七號

第二百八十四期

民國三十二年九月一日出版

本期要目

演講：成唯識論講義(續) 寄東述

書札：與友論學佛書 林恩園

致力空上人函 關提

復孫安宜居士書 幻塵

觀音菩薩靈感記 修淨

地藏菩薩靈感記 韓覺安

白鶴往生記 寺友

傳記：鄭金元女居士往生事略

佛學答問：九則

消息：六則

演義：天台智者大師……文壽

大藏一覽集(十九)

第12卷

第17號

第284期

爲根。生餘煩惱。故由二執具生二障。無有少障不依執生。故說爲具。本既盡已。未隨滅故。若證二空。餘障皆斷。障如從本。但證二空。生解斷障。衆餘煩惱。非餘障惑。證空不斷。

後顯得果文。二果即菩提涅槃。勝謂殊勝。果謂果利。即順益於因。三劫修因所得順益故。二乘二果非極圓滿。果而非勝。下地二法非已圓滿。勝而非果。究竟二果。過出於彼。立勝果名。斷二障障。爲得此果。若別而言之。由斷煩惱得涅槃果。由此所知障得菩提果也。煩是擾亂。惱是亂義。擾亂有情。故名煩惱。煩惱障發業調生故。纏生。纏是縛法。故斷已即證解脫。曰真解脫。二乘解脫也。即指無住處涅槃。涅槃梵語。正云波利羅漢。問寂之義。離縛曰解。自在曰脫。分寂則解脫非真。惟證圓寂乃真解脫耳。言所知者。即一切法若有若無皆所知故。了所知者。說之爲解。礙是障義。由法執類覆所知境。障礙正解令不得生。正解即正覺。梵語菩提也。二乘之智。菩提非大。菩薩之智。大非菩提。凡夫之智俱非二種。今惟無上。故曰大也。

此節文亦可作五位漸次解。爲於二空有迷謬者。是未入法時有礙邪見故。生正解故者。入見道前資糧加行二位之時。雖未能證。深信觀心。亦生解故。(資糧加行合爲勝解行地)爲勝解斷二障障者。顯入見道分別粗惑名爲重障。此即通達位也。由我法執至彼障隨斷。顯於十地進位中所有二障。二執爲本。十地之中。證空斷障。至究竟位。此修習位也。斷障爲得二勝果故者。顯金剛心斷

煩惱障證真解脫。斷求知障得菩提故。此即究竟位也。

又爲開示證我法迷唯識者。令達二空。於唯識理如實知故。

此第二節爲火辨師說。以令達二空證唯識性爲造論意也。開爲初開。示爲久示。諸內外道。俱起邪智。不正知故。謬執我法。於二空門異俗二法。唯識真理。不能了達。無明所盲。殊不正解。名迷唯識。爲令達空。方乃造論。智稱正理。名爲實智。令於唯識如實了知。則不生邪智執我法矣。此中說有謬執我法令惡不生。意在空證唯識性。故與第一所說有殊也。可以真如名迷悟依。迷真如故謬執我法。除迷悟依。故與前殊。復有迷謬唯識理者。或執外境如識非無。或執內識如境非有。或執諸識用別體同。或執離心無別心所。爲達此等種種異執。令於唯識深妙理中得如實解。故作斯論。

此第三節護法師說。爲破邪執造斯論也。初句總舉迷謬。以下別敘邪執中有四。第一第四。名迷唯識。全不解故。第二第三。名謬唯識。邪分別故。

第一執外境非無。謂薩婆等多。依說十二處密意言教。諸部同執離心之境。如識非無。量云。我所說離心之境。決定實有。許除畢竟無。心境二法隨一攝故。如心心所。第二執內識非有。即學中百濟辨等師。依密意教說諸法空。便亦撥心體非實有。量云。汝之內識如境非有。許所知故。如汝心外境。彼計若論世諦心境俱有。若依勝義心境俱空。

第三執即大乘中一類菩薩。依相似教說體

一。攝論第四說一意識。一依遠行及獨行教。遊歷諸境無第二故。二依五根所行境界意各能受教。三依六識身皆名意識教。四又解深密瑜伽等說。如依一鏡上有多影數教。五如依一水中有多波喻教。此恐達至教。故說有一識。

第四執即經部師說。佛說五蘊故離心外唯有三心所。一受二想三思。更不說餘心所名蘊。故三外無障所。又覺天執實說三法和合名觸。士夫六界染淨由心。故無心所。彼說唯有受想行信思等心。隨心功用立心所名。故說無心所。

種種異執者例破餘小外也。小乘外道不知唯識離心無妄計便起。且外道中。於能所緣。皆執我法。迷唯識故。如僧法等。計思是我。心有實體。即計能緣爲我法也。如吠世等。別有我體。非即是思。實有諸法。即於所緣計我法也。其小乘中檀子等計我爲能知者。亦執我法。法藏部計心緣相應。化地部執緣俱有法。法藏部計心所體即是思。此等種類。非唯是一。故言種種。

深妙理者。唯識道理。如實解者。正智生也。有漏無漏解唯識智。名如實解。如其境實。正解生也。

上來長行及與初頌。合是第一文前敬啟。自下第二依教廣成。科此本教。有三種三。今且依一云。前二十四頌。宗明識相。即是依他。第二十五頌明唯識性。即圓成實。後之五頌。明唯識位。即十住。

諸異生等無始時來。不能了知心虛妄性。執離心外有別實境。執離彼境有別實心。妄計二取爲真爲實。執我執法。具生二障。冀諸

世知反惑人正信。勝法之極。重道須彌。良可慨也。汝係初心修淨業者。首宜閱讀。初機淨業指南。淨土問辨等書。文淺易解。並及淨土五經。淨土往生論之根本經論。庶免欲流歧途。是為至要。常自勉旃。此頌。

法祺

稍幻塵手現六月廿七稿



記述北京宣外白衣菴德公老和尚大願苦行供衆

達因

說起北京宣外的白衣菴。一般人全都深知大概。因為觀世音菩薩在十數年前曾在此區之一間小殿應化顯威的確救護了恆河沙數的衆生。因此遂由新開等大護法建立了今日偌大堂皇的叢林。並由承應觀音寺請來戒德久著的德公老和尚主持寺務。至於德公的戒行嚴整為人所南北所深知。例如屢次燃香全枝燃着平放臂面。師嘗云頭目胸臍尚應供養。何況此區區燃香。究竟看有誰痛。師平日不用門亦不結交。專修苦行役不倒單。供養真修志士不拘。參宗習教或僧及俗。惟克守淨戒全寺持淨。從不稍逸。又凡迄今功行不懈。故在今日北京目為首空人寶山。師鑒於時事如此。吳現奇重。因效稱公祖師之行。發願誠拜占察懺十二年。專為衆生消災除苦。現已戒拜五年矣。惜全寺供養四五十衆而無基金發遣。每日開銷端賴因緣。

殊感不安。晚學疲命三寶。自愧實多。目視實情不忍諱言。用敢擇其供白大衆。希有發心志士見聞隨喜。量力佈施。竊以為功德最大者也。寺址北京宣外老牆根白衣菴。

觀世音菩薩靈感記

馬口蓮社。杜友宸寓壁之媳。吳氏。年二十九歲。體素羸。早有瘰癧瘰癧。常懷孕時。覺非常痛苦。且時有瘰癧相侵。舉家莫不以產難憂。本年六月初五日。正十月胎足。是晚。吳氏即感腹痛異常。已現臨盆之兆。至初六日下午。兒雖已產至門。但難降生。斯時產婦痛苦呻吟之狀。致令舉家驚惶。徹夜未寐。初七日晨。袁房士赴蓮社求籤。淨即告以念觀音菩薩聖號。必能轉危為安。可保無虞。居上口葉唯唯而方寸已亂。返家時。將此告其子。其子因紙依開化薄堂。書仰見事。一時難於信受奉行。迨至下午一點鐘。產婦痛苦更劇。家人束手無策。其子無法。又慌赴蓮社求籤。淨又告以速念觀音菩薩。挽救危難。旋與其子至伊家。目親悲憤之狀。不忍坐視。乃派人往吳氏二居士助念。於是焚香炳燭。率其父子家人。虔誠禮拜。高聲舉念。南無觀世音菩薩聖號。未幾。王吳二居士至。念聲更洪亮。時鐘敲三點。始暫停息。應產婦聲。氣力漸加。即請王居士請大悲水一盞。令產婦飲。不意飲訖。即安然。產子無恙。合家喜慶。不意飲訖。即安然。感應迅速。一時觀者。踴躍歡欣。共歡希有。淨時謹筆記之。奉告世之有產難者。皆當至誠念菩薩聖號。必獲奇聲救苦。感應無盡云。

(癸未六月初七日釋德淨謹記)

地藏菩薩靈感記

韓覺安

曾釋地經白話解之胡宅建居士。片曉東北鄉人。年來執教於縣之本國學專校。係曉校董李少垣居士所聘也。癸未春。其慈母西逝。乃乞假旋里。於七期禮地藏經。鄉間先友後助數次。其家絲毫無損失。非深愛菩薩者。何以達因化吉歟。余聞其語。因記之以彰聖德。

棲真寺白鶴往生記

寺友

嘉興棲真寺念佛堂之院中。除花木之外。尚有鴿房在也。蓋有善人買放於此者五六頭。迄今十餘年矣。吾等自去歲仲春聯合同願共修淨業。聊辭五濁。以期互相策勵。同歸樂邦。故每日午後會集連友念佛。逢佛菩薩誕辰與佛期。則全日念佛。茲值農曆五月十七日佛期。正在持念之際。白鶴走入佛龕之下。靜聽佛號。翌日復入。從念佛人身旁行走經過。毫無恐怖狀態。至十九日下午四時許。有居居士於院中拔除蕪草。見該鴿盤旋往來。戲呼之曰。汝鴿欲往生乎。吾將為爾助念。鴿立蹲地。俯首閉目逝矣。誠希日。故為之記。並稱佛助念。而資脫劫勞生捷趨西方耳。

護蛾撲燈法

高覺俊

夏秋間。飛蛾撲燈。焚身喪命。至為可憐。茲有一法。即將連根蠟燭去尖頭三四分長。置於燈傍。因其臭味誘發。可使飛蛾迷途。事雖不若東坡居士之「護蛾不點燈」為妥善。然事實上得兩全之道。未始非從大悲心中流出也。



傳記

陳母郝金元優婆夷生西事略

梅沛然

陳母郝夫人。法名堅忠。浙江象山石浦人。夙具慧根。慈孝而賢。佐祖傳天一齋營業。及孀守節。操持家務。勤勞不倦。青年夫故。矢誓守節。嘗念世相非堅。篤修淨業。早歲皈依象山下營圓通照大師。法名堅忠。繼又詣普陀山普濟寺受優婆夷戒。自是以後。於家設佛堂。長齋念佛。禮誦精進。每見沙門。廣結良緣。年近古稀。身素健康。忽於民國三十一年歲臘。感冒頭痛寒熱。請醫診治痊愈。躬親祭祀。布置歲朝。一如常人。次年正月間。舊疾復發。腹痛下痢。病中念佛依然。至次年二月初。病勢益重。家人延中西名醫診治。毫不見效。服藥四瓶。母云。我年已老。世壽已滿。不能再住塵世。你們不要再延醫。給我吃藥。希預備後事。殆至初四日。陳母症象突變。氣喘頗急。不省人事。由其家人料理身後。並延尼師善友助念。良久方蘇。謂家人云。見虛空中幢幡無數。自西而來。又觀阿彌陀佛及觀音勢至二大菩薩坐蓮花上。乃告衆曰。淨土相現。吾將西歸矣。衆以住世相勸。母云。百年如寄。終有歸時。吾得臻聖境。汝等之幸。何苦留邪。衆稱佛號愈勵。陳母復甦中。能親口念佛。延至初六日丑刻。安詳而逝。歷數小時。探體全冷。帷頂門溫熱。陳母預知時至。

正念分明。平時信願真切。臨終助念得力。其往生也決矣。生於光緒丙子年十二月初六日寅時。享壽六十八歲。克家有子。舍貽有孫。愧余不文。特質言之。以傳信云爾。民國三十二年六月淨業學人浙江上虞梅品芳敬述



佛學答問

答莫靜安居士問三則

幻庵

問一、鄙人深厭生死苦惱。故願念佛求生淨土。竊以修行淨業。除誦經念佛外。尤須皈依三寶。嚴持五戒。方能往生。而五戒中殺生邪淫飲酒三戒。自信確能護持外。其餘偷盜妄語二戒。對於他姓之物固不敢妄取一毫。自招罪過。如家庭尊長之物。未賜而取。但知道後或見取亦並不責。如此未知亦犯偷盜戒否。設有他人度求無厭。必允之自受損失。欲不允恐受人怪。乃方便婉言辭謝之。不知犯妄語罪否。又有人情複雜。教令妄語。不聽則事敗而招人怨。聽之實為妄語。心大不安。事難如此。則寧受人怪而不妄語乎。抑方便姑順人情耶。愚意欲得利而妄語固大不可。設欲避害而方便婉辭之。不知可否。又素食中有豆腐被糟乳腐。糯米做酒釀糟等。五戒人食之亦犯酒戒否。一一尚祈教正為幸。

答一、佛制戒意。原為止惡修善。故事若惡則宜戒。非惡則可行。而惡之標準。當以利己害他。自他兼害為定。以此推論。取字

長物而家長不責知非害他。故不為犯。婉辭以釋人嫌。則是利他。但存心當自愧自咎無力博施。則亦不犯。蓋非利己害他也。代人妄語時。若事為利人。則無犯。居士立論。多偏利己。故有疑慮。若改向不害他立論。則偏在利他。即無所用其疑慮矣。糟乳腐不妨作飯。若單食酒糟亦不可也。

問二、鄙人現難在家學佛。但未皈依僧貲。心未開滿。現擬皈依淨土大德高僧一位。以便請求受戒。得以精進念佛。早生淨土。唯皈依後。對於誦經之太上感應篇及文昌陰騭文。不知仍可敬誦否。抑須停止誦誦。以免犯依外道典籍之嫌。

答二、皈依三寶後。當純修佛課。不得再誦外典。若以文關發明因果。只備閱覽。未嘗不可也。

問三、皈依中之體解大道。及佛十種通號世間三。二解字當讀何音為準。二字讀同音否。請示

答三、體解大道之解讀音。世間解之解可讀懈音。

答韓苦惱居士問六則

幻庵

問一、先祖及先君生時皆未學佛。亡後難免輪迴及地獄之苦。茲晚欲使亡者得生淨土而脫地獄輪迴。不知怎樣方能如願。又亡者如已轉生他道者。又當如何辦法。均祈長者慈悲詳示。

答一、六道衆生。皆是各隨自業受報。他人何能作主。佛菩薩亦但能化度有緣。不能化度無緣。居士既欲度脫先人。當由自己發



演義

天台智者大師(續) 沙門文藻譯述

在第十三天的下午，弟子回來了。這次果然帶來了滿面的喜悅，走路也很有精神的樣子；朗法師見了心花怒放，「勝利一定屬我了！」誰知一問，却把心花打得片片落地，面上頓時變了顏色。於是，他帶怒的問：「既不能夠取勝，你怎麼還有好意這樣快樂呢？」

「因為幾天以來，我們所提的問題，經智法師一解釋，使我更明白，更透徹；尤其是這第三次的大個問題，他解釋得最明白確切也沒有！」弟子把法師所答復的話，細細地告訴給朗法師聽。朗法師聽了，也很覺滿意，心中起了慚愧。

弟子說：「師父，我現在覺得我們所提出的問題，是虛浮的，而法師所答的，或問我的，句句是確切，有真據的。這幾天來，我和法師互相問答，真好比一枚鏡子，愈磨，光明愈亮；又好比一塊黃金，愈擦，顏色愈好。我所以把日子也忘記了，在他那里一過，過了五天工夫。」

這些話，如果在別個法師聽到，一定要惱羞成怒，罵得你無地可擡，至少也要說你弟子看不起師父。可是，朗法師不然，反責歎他的話不錯，贊歎他好學，並贊歎法師的智識高廣；歡喜自己聞所未聞。在這里，我們可以見得朗法師也很偉大了。

18 為當代師匠之推崇，並瓦官寺的秩序當時尚有二位寶瓊法師，從少同學。後來兩人的德學，都差不多，故聲譽也相當，同為朝野隆重；講席並盛一時。

一位住在彭城，建安寺，時號白瓊；因為有一日外面的人，看到寺中有白龍出現，那人即到寺裏，何向有什麼白龍？但見寶瓊法師坐在座上講經。從此後，別人就稱他為白瓊法師。一位住在京師，建初寺，時號烏瓊；因他常披着一頂黃棉樹皮的黑袈裟故。

一天上午，建初寺的寶瓊法師，帶着一個侍者。一手撐着手杖，在路上走。遠遠地看到對面來了一位年青的和尚，風度安閑，威儀出衆；他對侍者說：

「我的眼睛刺癢，看不清爽；前面來的好像是瓦官寺的智頭法師；你看，是不是？」

「是那！」

「那末，我們慢慢的走，應該讓他先過去啊！沒有多少工夫，頭師已到了面前。兩人皆合掌問訊。」

寶瓊法師說：「我從小也想學習禪定，無奈碰不到一位名師。後來年紀大了點，雖然聽到法師的高名，想來請教，可惜都被講經阻礙，不能夠如我心願。及到今年秋天，方才遇到法師，又恨自己年紀衰老了。看來今生是不能親近你了，只希望你法師慈悲，後來世世提攜我啊！」

頭師合掌志誠說：「慚愧，慚愧！還得要求長老慈悲提攜啊！」洛陽有一所白馬寺。即是東漢明帝，因為摩騰

，竺法蘭二位法師，用白馬馱經，到中國來，特造此寺，給他二人住，就名為白馬寺，這是中國初起的一隻佛寺。

白馬寺中住持的和尚法名叫做覺詔，俗姓顏氏，會稽，上虞人。十五歲入道，二十歲受具足戒。律行貞嚴，為當時的領袖。他初稟法于莊嚴寺的晏公，後稟法于龍光寺的經公。在陳文帝，天嘉四年，會稽有慧藻，同泰，道倫等，二百餘人，連名公請他來住持白馬寺。長開講席，廣宏法化，經十餘年。及到六十耳順之年，覺得自己的精神衰退了，所以命慧藻法師續講。

但他精神雖衰退，而他的為法之心仍很精進。他還不滿意自己所講的經，于是，他也到瓦官寺來了。

這天瓦官寺剛打板。預備講經，他也隨衆入席，盤起腿子，坐在傍邊。見來的，大都是有官，有職的一班大老官人；把一所很大的講堂，擠得滿滿的。人老數這樣地多，而空氣却很寂靜，嚴肅；這就使智頭法師驚異不止了。及至頭師登座說法，真使他一句一首肯。他心裏在讚歎：「這種說法，完全是從禪定智慧心中流出來的；不但自己不可及，真可以說目下的許多法師，都不能及的。他真是再來的菩薩，或者是已證了道的聖僧吧？否則，這麼一位少少年紀的人，如何有這樣的成就呢？」

他實在佩服到了極點，故常常浮起這一種念頭；更加他耳朵已有些聾了，所以有些地方沒有聽得明白。故在講間，他特地到頭師房中，很志誠地請頭師重講。他在瓦官寺許多天，差不多每天都是這樣的。唉！看了智法師，我們能不慚愧死嗎？

(未完)

